

月兒彎彎照大灣

一邊聽內子列述，一邊我在數算，這十個城市，或旅行或途經或參訪或開會或教學或長期居住，我都有體驗，都留下或深或淺的足跡。香港我居住最久，其次是深圳，再次是澳門。目前我家就住在深圳，而我最近已以「香港深圳人」自稱。一直想為文記述在深圳的生活，兼及深港兩地的比較，以告訴一些少來內地的香港人，深圳何其宜居！

□黃維樑

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公布，大灣區這熱詞天天出現。最近一個晚上，和家人一起看新聞，我告訴犬子：「乖仔，要注意，你的通識科目時事題，可能會考到啊！」會不會問大灣區有哪一個城市呢？我指着地圖，告訴他可以這樣記住：港珠澳大橋連接的三個城市，另外有相鄰兩州即廣州和惠州，有相鄰兩山即中山和佛山，加上從深圳開始順時針繞一圈，這樣連同江門、肇慶、東莞共四個城市，全部加起來就是十個城市。古人有歌謠「月兒彎彎照九州」，現在我們可以唱「月兒彎彎照大灣」了——也可以唱「月兒圓圓照大灣」：前不久的元宵節晚上，電視屏幕出現明月港珠澳大橋的景色，其氣象啊，只能用壯麗來形容。

內子聽着我指點江山（所述包括江門和中山），認為另有方法，可以容易記住十個城市的名字。一邊聽她列述，一邊我在數算，這十個城市，或旅行或途經或參訪或開會或教學或長期居住，我都有體驗，都留下或深或淺的足跡。香港我居住最久，其次是深圳，再次是澳門。目前我家就住在深圳，而我最近已以「香港深圳人」自稱。一直想為文記述在深圳的生活，兼及深港兩地的比較，以告訴一些少來內地的香港人，深圳何其宜居！文字工程未及展開，就接到編輯朋友的邀約，請我「從大灣區文化交流活動的角度，談談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是對大灣區的理解，主題與大灣區相關即可」。本來已有寫作「言志文學」之意，這樣的「命題創作」我自然樂於敲鑿撰寫。不管月兒彎彎或者圓圓，現在正有對月懷舊復道新的心情。

我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澄海縣（現在稱為澄海區），父親在香港工作，一九五五年八歲時母親帶着我和弟妹到香港依親。我在香港受教育、成長，留學美國七年後，一九七六年回港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書。一九七八年內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，知識分子都希望多認識國外的學術文化。開放的國人，放眼看哪裏？最近的地方是中西交匯的香港。面積一千平方

公里的資本主義殖民地，有千新奇值得內地同胞觀摩的事物，可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借鏡或批判。

中大（編者註：此處中大為香港中文大學簡稱）自此迎來很多內地學者。文學方面，十年間至少請來數十位青壯老年學者或作家到校訪學。宋淇主持的「翻譯研究中心」擴充成為「翻譯與比較文學研究中心」，在同事李達三(John Deeney)主力籌劃經營下，內地學者如樂黛雲、劉介民、張隆溪、曹順慶、王寧等等絡繹來訪。這裏提到的諸位多來自北京，也有東北和成都的，他們一般居留二三個月，在校內做研究、做報告，交流活動極一時之盛。我讀書和撰述，兼顧中西文學，因此和這些學者多有接觸，也參與接待他們。本文關注的是大灣區，所以這部分點到即止。

華南（基本上包括今天說的大灣區）的學者，如中山大學、暨南大學的一些教授和講師，還有新成立的深圳大學的，此外還有廣東省社科院的學者，包括王晉民、封祖盛、潘亞敏、饒芃子、許真心、翁光宇、王劍叢、梁若梅、王列耀等等，雖然辦理來港手續麻煩，但路程非遙，羅湖橋一過，就看到另一片天地。這裏所學華南的學者，多有研究香港文學的，來港目的有搜集資料、訪問作家和學者等等。
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在中大讀書時，已發表過文章評論香港的文學。十年後教書，繼續其事，包括發表篇幅頗長的《香港文學研究》一文（此文原為一九八三年香港市政局圖書館「中文文學周」的講稿）；內地學者讀過或知道此文的，很想跟我聯繫交流。一九八五年拙著《香港文學初探》出版，這是香港內外第一本專論香港文學的書，內地學者更視我為香港文學研究的專家。我與來港的華南學者接觸互動，越來越頻繁。內地公布改革開放政策後，又有告台灣同胞書的發布；以《鄉愁》一詩名聞神州、與我同在中大教書的余光中（一九七四——一九八五任中大中文系教授），也成為好些內地學者拜訪的對象。我與余先生稔熟，且戴有「余學」專

家的高帽，訪客來見，有時竟也成為接待的一方了。

上世紀八〇年代初，我經常駕駛轎車「跑天下」（台灣福特汽車Cortina的翻譯，香港譯做「葛天娜」）跑校園：一般先是駕車到大學火車站接了訪客，與訪客繞校一周，讓客人宏觀校園有山有水的現代化建築，不無自豪地權充導遊；然後到某研究室（我們稱為辦公室）或會議室，或者直接到大學賓館之類的餐廳用餐。初次來訪香港、來訪中大的學者，或默默觀看周遭風物，或嘖嘖稱奇稱美，讚香港的先進，嘆內地的落後。香港寸土尺金，但講師級或以上的教師，人人都有自己的辦公室；這對我們的同行來說，近乎天方夜譚。系辦公室和圖書館，處處有影印機（內地叫複印機），訪客們認為不可思議。中大同事潘銘堯兄，在芝加哥大學得博士學位，是圖書館學專家。當年他應邀到廣州的中山大學訪問，發現整個大學只有圖書館有一台影印機，參訪時遇到影印機缺炭粉因此不能操作。中山大學的人員尷尬苦笑，對潘博士說：「我們中山大學實在應稱為山中大學。」

和來訪的同行在校內餐廳吃自助午餐，用慣筷子的同胞，用刀叉時動作生硬，雖然沒有刀光劍影卻有刀聲叉響的交集；加上談話時用的是普通話，或用口音特濃的不純正粵語，我們一桌人常常引起校內同事的「側目」。暨南大學的潘亞敏有潘大聲之稱，開腔時每每語「驚」四座，令人「側耳」。當年內地多學者吸煙，煙癮一來，初期是就地進行，後來室內禁煙，乃外出解決。現在戒煙者眾，虎門為中心的大灣區內，吞雲吐霧的同行少了。

唐代兩位詩人李白和杜甫友好，以至「醉眠秋共被，攜手日同行」。來訪的同行為了表示親切，有「攜手日同行」的古風。也因此，在中大的百萬大道上，或錢

·黃維樑

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；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、美國Macalester College 客座講座教授；已出版著作《香港文學初探》等二十多種。



▲大灣區成立之後，香港與廣州、深圳等地高校的交流前景會更加明朗

穆圖書館前，「行行」才開始，還不到「重行行」的時候，我從廣州來的同行，忽然之間「執子之手」，攜起我的手來了。現代西式學府中文大學校訓「博文約禮」的禮，基本上是西禮；我非常不習慣這樣的中式「古風」，往往「攜手」的動作持續不到一分鐘，就會輕輕地甩掉對方友好的手。

同行攜手令我尷尬，同行高聲則令我不安。華南的潘亞敏和山東的袁良駿，多次來香港開會或訪問，二人氣大聲洪，袁良駿更喜歡朗朗豪笑。電視機要降低音量，一按就行；對潘袁兩位，我即使再三諄諄勸說也不行。這兩位研究香港文學且貢獻良多的同行，曾經在香港開會時競比音量，已先後作古，他們在天上會一仍舊貫高聲議論香港文學嗎？敲鑿至此，不勝低回。

交流多了，日子久了，衆同行了解香港這個現代化也是相當西化的社會，令人尷尬的事情成為陳跡舊聞。華南的同行研究香港文學成果豐碩，前述那些來訪的比較文學學者，日子有功，成就也非常可觀。香港一些學者如我，衷心敬佩他們後來居上的表現。此刻敲鑿回顧沙田前塵時，深圳福田家裏書房的窗外，春日的陽光正照耀巨廈高樓；到了夜晚，月出東山，將有銀光灑遍東莞中山等城市。月兒彎彎照大灣，我會在福田繼續記述大灣區的舊事和新事。



▲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，是香港乃至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學



▲中山大學是華南傳統名校，前身為國立廣東大學，建校於一九二四年



▲暨南大學的文學院在香港文學研究領域有不少名家

桐廬詩

春山半是茶

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德清人孟郊到不遠處的桐廬，拜訪了朋友——桐廬縣令李明府，這次桐廬之行，讓詩人靈感大發。我們欣賞一下他《桐廬山中贈李明府》詩的前四句：靜境無濁氣，清雨零碧雲。千山不隱響，一葉動亦聞。

孟詩人筆下的桐廬山中，富春江兩岸，竟然這般美麗：天地澄澈，草木清新，沒有一粒塵埃；清雨滴答而下，雨後的天空也沒有一片雲彩。山與山都靜靜地待着，互不作聲，極為默契；哎呀，一片葉子從樹林間緩緩跳躍着地，「啪」，似乎落地的響聲都能夠聽到呢。

好山水，自然有好茶。如前述，桐廬的山水，讓范仲淹特別傾倒，他的「瀟灑桐廬郡十詠」第六就是茶：「瀟灑桐廬郡，春山半是茶。輕雷何好事，驚起雨前芽。」在北宋，桐廬茶已經很有名了，「宋時以充貢」，宋朝皇帝也喝桐廬茶呢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桐廬茶當時已經有相當的交規規模了，否則不會「春山半是茶」。就茶的品質來說，人們都比較偏愛明前茶雨前茶，這同樣也說明，飲茶之風已盛，大家喝茶都比較講究品質了。

據《桐廬縣志》記載，桐廬歌舞的直塢山天尊岩，海拔六百米，長年雲霧繚繞，那裏產一種「天尊貢芽」茶，宋高宗喝了，神清氣爽，下旨將產茶的山名改為「宋家山」。宋家山離杭州不過百里地，有這樣的貢茶基地，和都城近在咫尺，趨構自然喜歡。

己亥正月十一傍晚，我和茶人沈黎華、鍾明輝聊茶。

小個子沈，原是縣農業局幹部，專業學茶，精明語快，聽說我要來，剛從宋家山的基地趕回：今天茶山就算正式開工，宋家山基地，以我們的三百二十五畝茶園為中心，再加上村裏四百多農戶的數千畝散茶，散戶的茶，他們



▲黃公望繪《富春山居圖》（局部）

出努力，我們出技術，統一收購，我們有一個茶廠，還有一個研究中心，我們的主要品牌就是「天尊貢芽」，已經有綠茶、白茶、紅茶多個系列。小鍾的父親，是桐廬有名的茶人，他們經營「雲水雲綠」茶，全國都有名，我以前寫過他們。現在他接班，這位安徽農大茶專業畢業的九〇後，已經和茶打了十幾年的交道，顯然，年輕人更有想法，他笑着說：去年，他的朋友圈，就賣了一百萬茶。一千六百畝茶，還有新合村大量的青葉，他們也是一併收購，他並不愁銷路，互聯網和品牌，是他做茶的制勝法寶。

桐廬注定要出好茶和名茶的。我的判斷源自簡單的兩個方面：一是豐厚的歷史人文，二就是獨特的地理山水了。

清明前後，雲藍樹綠，經過一年的醞釀，茶樹們紛紛吐出青蕊。半山上，雲霧氤氳中，沾着露水的葉片嫩得都能掐得出水來。在白雲繚繞的高山上，在清澈長流的山澗邊，桐廬那六萬餘畝自由生長的茶樹，在我看來，它們近似於野茶，勃發生長，厚味味甘，粗獷而不失莊重，鋒芒而又內斂。

桐廬茶和龍井茶一脈相承，她們都是大自然賜予我們的絕美禮物。

富春山居城

江天一色，雲樹相依，隱士，美文，詩文寫不盡，悠悠富春江，黃子久日日徜徉其間，與天地相處，山水和他的內心，最終連結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，當他不斷過渡內心那些焦慮，山水的意象越來越明顯時，《富春山居圖》，也就噴薄而出了。

整個桐廬，就是一幅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。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午，我去富春江蘆茨慢生活區悠閒漫步。

初冬的暖陽，特別舒適，我們在蘆茨新村的後街步行，點評着街道兩旁有些年份的老屋

，寬敞，整齊，不少住戶的大門框，都是藏着年輪的青條石，門前還有兩個精緻的小青石門階。有人在飲茶，有人在聊天，金黃的番薯乾，白色的番薯粉，暗紅色或粉白色的番薯絲，人和物，都在靜靜地享受着冬日的陽光。

走進蘆茨旅遊鄉村俱樂部，它由人民公社時代的大禮堂改造而成。禮堂四周的牆壁上，掛着許多幅以桐廬為背景的山水名畫。佇立在李可染《家家都在畫屏中》前，王樟松指着大家：闊，這幅畫，就是李可染的代表作了，他畫的都是當年蘆茨村的實景，這是富春江水電站大壩蓄水前的景色，為了建電站，整個村就移出來了，剛剛我們走的後街那些房子，就是當年遷移過來的。

有人玩笑接話茬問：那就是說，剛剛我們人人都在畫屏中了？

是的，我們一直在畫屏中徜徉。《家家都在畫屏中》，不看畫，僅讀題，就能讓人無限想像。這是怎樣一個地方啊，如畫的風景，一定是有山，有水，山要險峻有層次，水要碧綠有深度，山要有父親般的懷抱，水也要有母親般的溫婉。

我想像着。一滴滴重墨，在寬闊的宣紙上漸漸地延伸，墨色滋潤，意象襲來，濃的成了富春山嶺上的樹，成了蘆茨民居黛色的瓦片，成了漁民江上行走的小舟，成了農戶院子裏大叢的花朵；淡的化為富春山上險峻的岩石，化為澄碧靜流的富春江，化為民居灰白色的粉牆，化為富春江上的撐竿漁夫。

繼續向畫的深處走去。

·陸春祥

筆名陸布衣等，中國作協會員，國家一級作家，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，杭州市作協副主席，浙江傳媒學院等客座教授。已出散文隨筆集《新世說》、《病的字母》、《新子不語》、《字字錦》、《樂腔》、《筆記中的動物》、《响箭》等十餘種。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、浙江省優秀文學作品獎、上海市優秀文學作品獎、中國報紙副刊作品金獎、杭州市第五屆文藝突出貢獻獎等。

▲《講理》，王鼎鈞著，木馬文化出版，二〇一九年



▲在作者眼中，桐廬茶與龍井茶一脈相承